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42-51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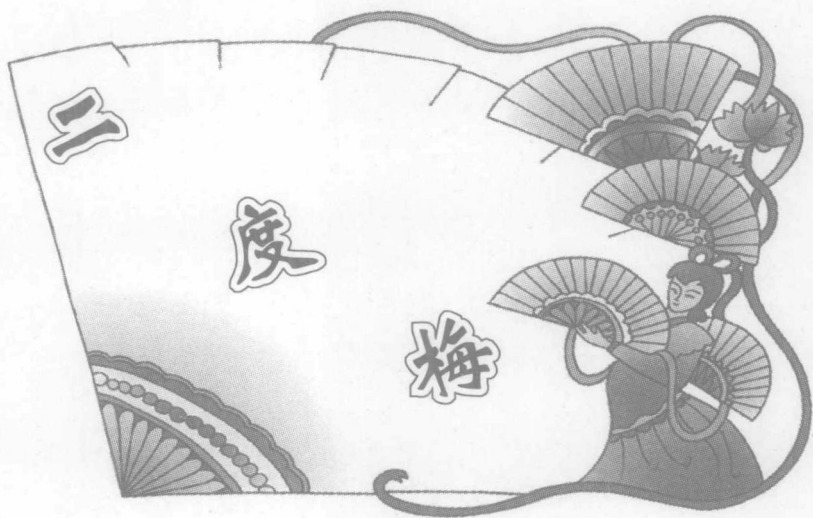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十七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惜阴堂主人 编辑



##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老忠良衙斋自叹<br>圣天子钦召梅公   | ..... (7)  |
| 第 二 回   | 闻王命忠臣训子<br>为升迁诰命劝夫   | ..... (11) |
| 第 三 回   | 众黎民哭留青天<br>贤县主慰劳赤子   | ..... (17) |
| 第 四 回   | 梅公路途逢头接<br>见奢华规戒来人   | ..... (22) |
| 第 五 回   | 谒东阁险遭不测<br>拜都院误触良朋   | ..... (26) |
| 第 六 回   | 天子命朝臣庆寿<br>卢杞着黄嵩陪宾   | ..... (31) |
| 第 七 回   | 奸臣暗施诡巧计<br>忠良反受行刑罪   | ..... (36) |
| 第 八 回   | 传假旨捉拿全家<br>透真情放脱母子   | ..... (42) |
| 第 九 回   | 假钦差唬诈财宝<br>陈府尹受惊嘱托   | ..... (47) |
| 第 十 回   | 梅公子仪征投岳父<br>侯知县罪加假东床 | ..... (53) |
| 第 十 一 回 | 哭穷途公子捐生<br>救颠危禅僧仗义   | ..... (57) |
| 第 十 二 回 | 扮书童暂时服役<br>识年伯暗里悲伤   | ..... (62) |





- 第十三回 赏梅花陡思同年 ..... (66)  
降风雨忽想云游
- 第十四回 拜求神圣因留父 ..... (70)  
上天垂象念孤儿
- 第十五回 梅开二度千古佳话 ..... (76)  
花园联诗万载奇逢
- 第十六回 眼识英贤怜友念故交 ..... (83)  
心结丝萝惜旧遭奸变
- 第十七回 选民女百姓惊惶 ..... (88)  
认兄妹家庭痛哭
- 第十八回 赶程途民夫忿恨 ..... (94)  
到重台兄妹沾襟
- 第十九回 雁门关夫妻哭别 ..... (100)  
苏武庙主仆叹忠
- 第二十回 落雁崖烈女殉节 ..... (106)  
众鞑鞑剑唬佳人
- 第二十一回 真容投飞落崖下 ..... (112)  
假扮贵人和番邦
- 第二十二回 昭君显圣送贞节 ..... (116)  
云英降香逢杏元
- 第二十三回 撞巡更梅生改姓 ..... (121)  
遇门生冯公荐友
- 第二十四回 路旁无奈春生投水 ..... (127)  
渔人有缘玉姐联姻
- 第二十五回 江公子爱色抢玉姐 ..... (133)  
众渔人动气骂江魁
- 第二十六回 陈春生当街喊状 ..... (139)  
邱军门勘问奸雄
- 第二十七回 渔婆被唬吐出真消息 ..... (145)  
军门怜才收留美东床

第二十八回	梅夫人后堂观审 陈公子异地逢亲	(151)
第二十九回	梅夫人有心为月老 邱老娘无意得螟蛉	(154)
第三十回	失金钗梅公子得病 睹旧物陈小姐思夫	(160)
第三十一回	重台赠钗忽睹得病 无奈只得吐露衷肠	(165)
第三十二回	巧丫环吟诗探心病 老夫人设席庆奇逢	(170)
第三十三回	昭君送杏元联姻 邹公回府知根由	(176)
第三十四回	穆荣会试入黉门 春生赴考住长安	(180)
第三十五回	骂礼部邱魁却婚 陷榜眼黄嵩设计	(185)
第三十六回	众举子午门殴奸 圣天子金殿问供	(190)
第三十七回	三法司奉旨会审 两奸贼法场受刑	(195)
第三十八回	雪沉冤封官赐爵 代巡狩削佞除奸	(200)
第三十九回	微服私访斩侯鸾 建坊立碑祭先祖	(205)
第四十回	赐完婚洞房花烛 大家封赠庆团圆	(211)









# 第一回 老忠良衙斋自叹 圣天子钦召梅公

词云：

离了朝官位儿，跳出是非窝儿，清闲老人家心儿，消磨了豪杰性儿。寻一块无人地儿，做几间矮矮房儿，打几扇窗儿，栽几株树儿。山上有草牧羊儿，池塘有水养鱼儿。到春来养花儿，到夏来乘凉儿，到秋来观菊儿，到冬来踏雪儿。一年四季收些五谷杂粮儿，做几坛酒儿，杀一只鸡儿，烹几尾鱼儿，请几位知心的老儿，猜拳行令儿，讴歌作曲儿，只吃到三更斜月儿。怀中抱子儿，脚旁睡妻儿，这才是无忧无虑快活逍遥一个老头儿。

诗曰：

自古高风生大儒，忠君爱国费踟躇。  
身至谏垣心辅政，岂知天意不能除。  
奸臣反作君心腹，忠良颈血溅当衢。  
文明日盛消群党，方显男儿是丈夫。

话说这部奇书，出在大唐肃宗年间。江南常州府，有一清廉正直之臣。这位老爷，姓梅名魁字伯高，夫人邱氏，所生只得一位公子，名璧字良玉，自幼与侯鸾之女结亲，因各为官出仕，故

而未娶。

单言梅公，乃科甲出身，初任特授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荣任十余载，为官清正，只吃民间一杯水，不要百姓半文钱。常闻起卢杞为相，信用奸邪，俱出银钱宝玩结交权党，都是剥削小民、席卷地皮之辈，但逢如意，就升转得快，不上几年，可任之极品。一切清廉正直之臣，又不能升迁，他还要寻出事来拿问他。可怜把那些忠良，贬的贬，杀的杀，不知害了多少官的性命。这梅公幸喜他还有故交同年的，有几个在朝做到大位，故此才做得这几年官。不是同年之力，不知怎么结局。你说这几位同年是谁？一个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姓陈，名日升，字东初，官居吏部尚书；一个是淮安府山阳县人氏，姓冯，名乐天，字度修，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个是河南开封府考城县人氏，姓党，名进，字懋修，官居翰林院大学士；一个是山东兖州府济县人氏，姓陆，名福斋，字尔修，官居詹事府正詹事。这几位老爷，都是梅公的年兄，刎颈之交，故在京中照应，是以卢杞不能下手害他。

梅公平日无事，常对夫人说道：“我看现在登科发甲的官员，那个能与皇家出力，爱惜黎民，报皇家知遇之恩？只知逢迎上司，谋干迁耀。若奉迎上司，必要金银珠宝、玩好古物，才能高升。你想，若要如此进献权党，至少也得千万金方能充裕。我想一个读书之人，十年寒窗，磨穿铁砚，那有如此财宝？若要进献当道，必须剥削小民脂膏都为己有，才得荣升。下民易虐，只怕上天难欺。我这顶纱帽，也是十年苦换来的。又蒙皇上天恩，祖宗福庇，在此化民以正人伦之事，岂能效那贪官，拿珠室去馈送上司，并那当道的权贵！我乃赖天之福，在此为官，做一日官，治一日民，尽一日忠。恐不做官时，回家同老妻儿子守着几亩薄产，乐于林下，也是人生在世一场。要我梅魁结交上司，送馈权党，谋干升迁，断不敢做没天理丧良心的事，且自由安天命而



已。”

忽一日没事，梅公与夫人闲坐谈心：“光阴如箭，不觉在此任所，已有十多年了。此日喜得没事，后日又是夫人的寿诞，我想备两碗肴菜，与夫人上寿。”夫人道：“年年要老爷上寿，难为你了。”于是梅公即吩咐院子传出去，叫值日买办买菜。院子答应道：“晓得。”即将买菜单子，交与买办。不多时，买办将菜送进宅门上。你道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两把菠菜，八块豆腐，半斤猪肉，两斤水酒。家人送至厨房备办不提。

再说梅公叫家人请公子与夫人上寿，公子听得，即起身来整顿衣帽，叫书童锁了书房门，一路走进内堂，只见老爷与夫人对坐谈心。公子说道：“爹爹、母亲在上，孩儿拜揖。”梅公与夫人说道：“我儿坐了。”梅公道：“今日衙中无事，后日又是你母亲寿诞，叫你来把盏上寿。”公子道：“孩儿知道。”不多一会，家人就托出四碟小菜：两碗猪肉，两碗菠菜豆腐，三双杯筷，安了坐位。梅公与夫人上坐，公子旁坐。梅公对夫人说道：“你我也算晚景有靠，此酒席虽不丰美，但孩儿礼节不差，后来必成大用。自古道‘为师夸徒，必不是好师；为父夸子，必不是好父’。只是我为父的，不是那不成才之父，夸为子的胸中之才。这一向不曾与你讲读，你把平日所习的经艺，呈上一篇，与为父的看看。”夫人对梅公笑道：“孩儿读书，原以功名念，一朝脱白挂绿，继你一脉书香，还有什么讲究？”梅公道：“你乃妇人家见识，那知世间道理！圣人云：‘正则守经，乱则从权’。如今圣上被奸臣卢杞蒙混，总不能进朝见驾。倘若升金阶面奏，除奸保忠，将卢杞一党奸贼，启奏龙颜。若圣上准奏，将卢杞一党斩尽杀绝；若不准奏，下官必定遭其害。即将斩首市曹，我亦含笑于九泉，纵死亦瞑目，留得一个好名，传于后世。一者也不负皇恩忠心未报，二则捐身于盛世，千载难逢。那时，我梅魁亦能见祖宗，方称我志气。下官说孩儿，无非看他心迹如何。倘若名登金



榜，那一班狐群狗党，横行于朝中，恐此子效尤，干那结交权党、势压班僚、丧名失节的事，岂不辱我一门清白？且辱祖先，被人唾骂。读几行诗书，倒不如隐姓埋名，乐守田园，以为正理。”夫人道：“老爷教训孩儿，甚是有理。”夫妻又闲谈了些家常之后，渐渐日色西沉，席散各归寝室不提。

却说第三日，梅公洗脸已毕，正要打点坐堂理事，忽听得宅门上差役禀事。不多一会，只见管宅门家人禀道：“外面有报子二名，说老爷奉旨内升，要求见领赏。”梅公沉吟，叫他带进来。家人回转，即带进，那二名手执报单，跪在丹墀，磕头禀道：“小的们是吏部衙门执路报子，报老爷高升极品。”梅公闻言，哈哈大笑：“你们起来，有话问你。只是我老爷虽是科甲，在此做了十数年贫官，恰是很穷，从不爱民财，又不徇那绅衿情面，并没人在京谋干升迁，亦没得珠宝上司打点，因何报我升迁？莫非你等报错了，我想并没有此事。”报子复又跪下禀道：“小的们怎敢错报！现有皇上圣谕在此，请老爷观阅。不知是那一位老爷保举此事，皇上天恩，特升老爷吏部都给事。”梅公看了上谕，见上面写道：“朕谕陈日升知悉：卿可行文与梅魁等十三员知道，朕念尔等久历外任，治民有方，居官清勤，已属应升之员，作速来京可也。因朕前见梅魁有忠烈之志气，着升吏部都给事，余者升用可也。特谕。”梅公看了上谕，又把报单一看，道：“尔等外面伺候，自然有赏。”入至后堂，夫人笑说道：“恭喜老爷高升。”公子也来作揖道：“恭喜爹爹高升。”梅公道：“哎！夫人。这也是命该如此，故有此上谕。”夫人、公子大惊道：“老爷高升，赖祖宗福庇，方才有这机遇，圣上才想着，老爷怎么说命里该当如此？这活是怎么说起？”

不知梅公说出怎样活来，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闻王命忠臣训子 为升迁诰命功夫



词云：

不喜皇都帝畿，只爱山野村居。说什么绣户珠帟，怎比俺茅舍竹篱。说什么四马驾车，怎比俺藤床竹椅。说什么玉佩金鞍，怎比俺麻鞋草履。说什么爱妾美姬，怎比俺稚子山妻。说什么珍馐百味，怎比俺麦饭黄齑。兴来时，下着棋；闷来时，做首诗。画的是海棠花蕊，爱的是红莲出水。暮回头，菊绽东篱，又不觉寒梅雪里。不管是和非。见村童跨牛回，绿柳影里游人戏，红杏村中飘酒旗。一任你争名夺利求富贵，怎比俺水秀山青隐士居。

诗曰：

忙忙碌碌治黎民，忽闻朝命召登程。  
抛妻撇子心耿直，犹将身首报君恩。

话说梅公道：“你那里晓得内中之事。且打发报子去了，回来再与你们讲。”梅公走进卧房，将分金称这几两，又称了三星，将红纸包好，拿在手中。走进前厅，吩咐把报子传来。家人答应，即便把报子传进。梅公道：“我却是一个穷官，有劳你二人远来报我。这是俸金银四两，送与你二人做喜之礼，只轻微得



紧。这是三星，为你二人一饭之需。”报子跪下禀道：“小的怎敢领老爷之赏，只是老爷有好亲眷，写几十家与小的报报，这是和领老爷的赏一样。”梅公道：“我是个寒儒，怎么有好亲眷？纵有几家，都是困守田园，乐于山水的乡农，怎好劳你们去报？还是不去的却好。”报子见梅公正直，不敢多言，只得磕头谢了赏，去报别家不提。

梅公回到后堂，吩咐备酒，仍照昨日一样，不要过费。家人答应：“晓得。”梅公对夫人说道：“我与你母子二人今日分别，不知可有相会日子否？”夫人道：“老爷这活怎么讲起？进京，少不得我与你孩儿同一路而行，那有分别之理？”梅公道：“你与孩儿不可随我进京，可收拾回转常州。一来你母子也归故土，二来家中还有几亩田地，足可供你二人薪水之费。你们若随我进京，则不可。我一进京到任之后，就要起奏卢杞、黄嵩这一班奸贼，若然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恨不得咬他的肉，粉骨碎尸，方泄我之恨。今蒙圣上擢用之恩，敢不尽忠于国？我眼中岂容得这一班狐群，我就将此性命拼了，有何含怨？倘若我刑斩之后，你母子在京中，卢杞那贼，怎肯放过你们？他必要斩草除根，可不绝了我梅门之后？你们在常州，一闻有什么吉凶，还可改名换姓以避难。待孩儿日后可以立身于廊庙，那时见机而行，暗约众年伯叔，一同参奏，岂不是个长远之见？即不能出仕皇家，亦可以耕种田园，存身于后世，必要随我进京做什么？”夫人道：“我母子不到京中也罢，只是你在京都任所，何人服侍？况老爷年迈，冷暖饥寒，谁人照应？”梅公道：“只此一言，足感夫人盛情。一到京城，必与奸贼见个高低。若是圣上准了我的本章，削除奸党，那时再着人来接夫人和孩儿到我任所不迟。”正在说话之间，那宅门的家人禀道：“合城众乡绅，来恭贺老爷高升，都在迎宾馆，老爷还是会，还是不会？”梅公道：“平日我从不会客，今日他们既来，我也要会他们一会。”家人答应“是”，正要走出，梅公



道：“且慢。与我吩咐礼房，填写官衔帖子，备办伺候拜谢。再吩咐号房，凡有一应送礼之人，一概拿我的名帖璧谢，不要来回，容日后拜谢。”家人即吩咐书役，不必交待。

于是梅公穿了补服，乡绅一齐上前迎接，说道：“恭喜老爷得台垣之权，乃国来帙祥之兆也。”梅公谦逊了一会，于是各分宾主坐下。众绅士道：“治弟等得老父母在此作宰，实旷世之幸也。闻老父母都谏之迁，又出自上意，将来必至三公之位，治弟等子侄，他日必出于门下矣。”梅公道：“岂敢！只是弟在此为官，却没有苟情等弊。至于内转，蒙天子之恩，为臣子岂不忠心，削除朝中奸党。弟蒙诸位先生奖论，真有愧耳！”

不提那梅公与众乡绅叙话。再说夫人着家人收拾行李、细软等物，便对公子说道：“我儿，你父亲执意要与皇家削除奸党，只是灭门之祸不远。”公子道：“母亲所道正是，但爹爹并不以生死为念，只要做一代名臣，故尔捐躯为国也，是人臣之道也。”正说之时，梅公送绅士去了，回转宅内，脱了补服，见那些人收拾行李物件，便暗暗点头。无非人生名利攸关，故此一世奔劳。只见夫人、公子在内堂讲些苦言，便走进内堂，说道：“夫人，你与孩儿低言悄语，说的是什么事？”夫人道：“我与孩儿在此，想老爷进京之事。孩儿说道，这也是人臣之道也。”梅公道：“夫人。”又看了一看公子，把手拈着长须，便哈哈大笑道：“好！好一个人臣之大道。夫人，我孩儿将来竟有下官之风，非是那不肖之辈。只此一言，只见他的志气不凡的了。下官今日即颈血溅地，也没身后之虑了。”便携夫人之手，又叫公子道：“我儿也进来。”同到内堂，梅公叫丫环把箱柜拜匣等，一概取过来，亲自用钥匙一一开了箱子等件，与夫人、公子一同检点。只见其衣衫裙袄、官衣圆领数件，其余的不过是些布衣布服，别无他物。又把拜匣开了，内中只有俸金三百两，并无金珠玉器。梅公自将俸金五十两，余下的并箱笼等物，都交与夫人，便说道：“老夫做



了数十年官，只此而已。你与孩儿即便收拾，动身回常州。我已吩咐传下船只伺候，准于明日开行。”梅公说毕，又叫执事人等前来，吩咐道：“明日送夫人、公子回乡，后日拜辞上司各位大老爷与合城乡绅，只候署印老爷一到，我交卸了，即便起行。尔等速备小轿一乘，驴子二匹，供我路上长行足矣。”书吏出外备办不提。

且说这位梅老爷，又传众衙役并三班、六房、书吏人等，齐到后堂。于是，众人齐到后堂，参见梅公，分班站立两旁。梅公见合衙差役人等一个不少，便开言道：“尔等俱是我署中书役人等么？”众人一齐禀道：“是！”梅公道：“本县奉命进京，尔等心中以为何如？”众人道：“老爷荣任高升，真乃加官进爵、衣紫腰金之先兆也。”梅公道：“我在此做了十数年官，也却没甚难为尔等也，只是弊窦却也清除。本县去后，各宜遵守条约，不得仍蹈前辙，有碍于本官之职守，即不忠也。本官既有沾于官箴，尔等岂能逃于法网之外，必带累于父母，即不孝也。自古道，忠义孝亲，此为人一世之名节也。尔等日后以忠孝节义，自有上天昭察，远报儿孙，近则尔等身享福寿康宁，乃久远之庆矣。”众人道：“小的们谨领老爷的明训。”磕个头起来辞出。

梅公转身，欲向后去，只见宅门上禀道：“有各位上司大老爷，差人来恭喜老爷，还有书字面交。”梅公道：“外面有多少人？”家人道：“是省以及同寅诸位老爷的家人，俱在外面伺候，要见老爷，有书交禀。因家老爷吩咐众衙役，故而不敢进来。”梅公道：“你与我回覆各位老爷的管家说，书信不消看得，叫他们回去，多多拜上他们的主人，说我改日拜谢辞行。再者，我到京中之后，少不得忠则忠，奸则奸，都自然呈上皇帝之前，听从他的旨意罢了，要书做什么？”家人答应，走出外面，照梅公吩咐之话，同那些管家说了。各人满脸羞愧，即拱手而散。

列位，你说这些合省的各位上司，为何先着家人来恭喜梅





公，这是什么意思？无非见皇上亲点内升，不知怎么样恩宠。那来的书信，无非是要梅公在京替他们照应。是这个缘故，所以梅公早已看破，便一概回绝，也不等那些家人面见。他们自然回转，一一禀告他们的本官。那些上司，也少不得担些鬼胎在心中，免不得又要写信进京与那些奸贼座师，此是后话不提。

再说梅公开发那些上司的家人去了，便带着笑，说道：“如今世上真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自叹着进入室内，见夫人与公子俱各收拾停当。夫人见梅公，便问道：“老爷方才与何人说话？”梅公道：“下官方才传衙役教训一番，正要进后堂与夫人饯行，不意那些没廉耻的上司，俱着家人来恭喜，拿些书信来托下官。你想，我今日要去见他们，可轻易容一见？我方才笑的，是丈夫不可一日没权之故耳。”夫人道：“老爷便怎么样了？”梅公道：“他们的书信，便原封带回，一概改日拜谢。夫人，你说好笑不好笑？”夫妻正说话之间，家人禀道：“酒已齐备。”梅公吩咐：“请公子饮酒。”三人入席，梅公向夫人说：“你母子回乡，自立门户，勤耕苦读，且勿以我在京为念。日日教训孩儿，不可游荡，以致有那些非法的书帖等件，入在那乡府州县各衙门中。你须切记我的话。你看我年登五十，居官多年，未有片纸、只字字迹出入公庭。汝等回家，不可坏我的名声。”夫人道：“这个自然，遵老爷的教。只是老爷在京做官，也要见机而行，凡事可忍则忍，不可以性傲居心。自古道：三思而行，再思可矣。方不愧君子之大度。至于卢、黄等辈，只可推三分呆处，不可傲性要紧，望老爷察之。”梅公听得此言，不觉须眉直竖，拍席叫道：“夫人，你说那里话来！我恨不得即刻到京，把这一党的奸贼，亲手碎戮其尸，食其肉而寝其皮，怎么还要三思而行，从前常与夫人说过，恨不得一时见驾。今者天从人愿，圣天子恩重如山，以知县之微员，而擢升科谏，倘能再授俺上方剑在手，杀尽群奸颈上头。”气冲冲把盏筷一推，道：“明天夫人回乡，也该早早安